



书目文献出版社

第3辑

目次

小 说

寻找一个号码.....	张国立	一
老 马.....	刘涤凡	二五
蒲公英的一日.....	傅承得	三一
弦 断.....	陈永春	三七
金鼓爸的忏悔.....	陈莲珠	四八
归.....	唐 旗	五六
丸田炮台.....	田 间	六一
珊瑚树上的白花.....	萧超群	七三
亲情的感召.....	张义佩	八五
宴 堂.....	塔拉香卡尔·巴那吉	九一
吉祥爷宝剑.....	克瓦嘉·阿玛德·阿巴斯	一〇三
面包的故事.....	徐慧琴	一一〇
秋 看.....	郭强生	一二二
服教授不服(上、下)	伊 犁	一二七

诗 歌

九七杂碎.....	一 命	一二一
诗歌六首.....	杨 泽	四六

散 文

兰幽幽的湄洲湾.....	施树宗	二四
满族神话.....	金 铄	三六
十里荷香.....	张国治	四二
过 年.....	舒 菲	四七
海峡归航.....	叶鸣銮	八四
这条街.....	秋 汛	九〇
母与子(二题)	郭松棻	一一七
历史故事		
慈禧陵墓被盗始末.....	蒋卜力	1

尋找一個號碼

· 張國立 ·

於是爲了這一個大家所期許的目標，我必須努力。

我的電話簿竟然不見了。

這使我從頭到腳冒出一層黏膩的冷汗，五年前當台北市政府拒絕了我的戶口遷入時，也曾經有過這種感覺，因爲所有的努力就在那瞬間被完全的否定。如今我又再度喪失了方向，此刻的我甚至不知該如何來面對現在、明天和整個大台北市。

我的電話簿呢？

我床底、衣櫥、書桌，一直找到洗衣機裏每一件攪成冰淇淋模樣的衣褲，連冰箱裏的每一個角落也翻遍，但依然不曾看見那本黑色的小小電話簿。

失望與沮喪使我在床頭坐下之後，便再也站不起身子來了。

我知道遺失電話簿的後果，我也始終以最謹慎的態度來處理那本簿子，可是如今的我仍如拳擊台上的失敗者，被狠狠的擊倒在繩圈的角度裏，我不能再站得起來嗎？

從小，老師、父母，所有的親戚長輩或是路邊的陌生人，見了我都會慈祥的摸摸我的頭，並且語重心長的說：

孩子，你要好好努力，長大了才能到台北去出人頭地。

第一名，我不斷的考第一名，任何科目任何比賽，我從未間斷過自己的努力，因爲我必須到台北去。

在四十多年前，台北遠不如現在那麼偉大，也沒有任何戶口遷入上的限制，但人口的膨脹使得台北趨於崩潰，如同韓國的漢城一樣，一九八三年時漢城的人口是全國的四分之一，現在却已接近五分之四，使得那個東北亞的國家在頭重腳輕的情況下，面臨了可怕的危機。爲了保護我們的國家，保護我們的台北市，戶口遷入的限制規則上每年都有幾條新增加的款項，但無論規定如何嚴格，我們都知道，只要優秀傑出，我們都將是大台北市合法的一份子。我們以台北人爲榮。

大學畢業後，優異的成績及檢定考試上非凡的表現，我終於遷入了大台北，我是家鄉的榮耀，我是這個偉大城市的骨幹。

可是今晚，一切的努力便這麼簡單的消失。

我的電話簿呢？

能用所有的電腦優越紀錄去換回我的電話簿嗎？我怎麼向家鄉、怎麼向自己過去的三十年交代？

究竟電話簿會到那裏去了呢？

憑空化成一道煙？

不可能的，在這二十一世紀的開始，電話簿絕

不會毫無原因的消失，我們只有事實，沒有魔術，我們是現代大台北市的市民。

毅然的從床頭站起來，我告訴自己，加入大台北的行列是因爲我過去一顆汗一滴血的努力，那麼如今電話簿的失蹤也必定有一個肯定的理由。

我決定用最古老最愚蠢的方法做地毯式的搜索，吸塵器開到最大功力，我仔細的檢視每一個角落，一遍又一遍，但除了發現一撮一撮的灰塵之外，我並沒有其他的收穫。

頹喪的放下吸塵器之後，我感覺整個人由頭部開始崩潰，先是一點一點，然後是一整片一整片，我癱在床邊，熟悉的黑色電話機就在我眼前，圓形的撥盤中央却正有著一個仍守著我的號碼：

三九五—四六八三—二BXQR

剎那間，絕望與空虛逼迫我鼓足力氣拿起電話筒撥出了這個熟悉的號碼。

沒有用的，我一再阻止自己，但手指却一再撥出這個號碼，直到我右手的食指僵硬在撥盤上，是的，即使撥上一千次、一萬次，那唯一倖存的號碼也只會永遠不停的告訴我：

通話中。

通話中，通話中，爲什麼一個號碼也沒留給我，偏偏我自己又永恆無休止的在通話中。

拿著話筒，茫然中我不知坐了多久，窗外的夜依然漆黑，附近的高樓把天空截成無數的小方塊，而留在我窗前的更僅是十二吋電腦螢幕般大小的一小片，在這屬於我的一小片夜空裏，我尋不着任何

一顆星星，有的也只是其他窗戶裏洩出的零星燈光。

理智叫醒了，我不能再這麼癡呆的茫然下去，放下電話筒，我打開冰箱一口接一口的幾乎灌了一千CC的冰水，才勉強把自己從浮躁不安的熱度裏拉出來。我冷靜的用最平穩的語調在錄音帶上留下今天的日記：

這是西元二〇三五年的九月廿七日凌晨一時三十二分，整個大台北市此刻睡得正熟，而我遺失了電話簿——

是的，我遺失了電話簿。

我關上錄音機，我不能沒有那本黑色的電話簿，我的一切都在那上面哪。

必須要尋找，爲了生存，我必須找着它。

平常我都將那本黑皮封面，十公分×五公分×〇·八公分的小簿子藏在西裝內襯左邊的暗袋裏，而從離開家門開始，我完全沒有脫下西裝的機會，因爲辦公大樓的空氣調節永遠使人覺得穿上西裝正好能舒適的工作，所以似乎沒有遺忘在公司的可能，更何況我幾乎沒有機會在上班時打電話，電腦會隨時交給我必須立即接手的任務。

我是一個言行舉止都十分謹慎的人，我沒有在街上脫下西裝，或拉開領帶解開襯衫第一個鈕子的習慣。

那麼必定在家中。

家？這是十五坪大的公寓，一間客廳，一個小小的廚房，小小的浴室，和只有床、衣櫃、書桌、椅子、電話機的臥室。

可是我不已翻遍每一個角落？

這麼說——

我猛然跳了起來飛快的衝至衣櫃前。

果然不錯，那個自以爲最安全的暗袋上，有著一道不注意不會發覺的刀片刮過的細微痕跡。

我的電話簿竟是被扒走的。

我驚訝於這個結果，我無法忍受這個殘酷的答案，它打破了我所有的希望，什麼也沒留下。

我被剝得乾乾淨淨，赤裸裸。

其實報紙、電視，甚至於市政府的市民守則上，都一再警告每一個市民，電話簿的扒竊者是無孔不入的，而正因爲大家都以爲外套的暗袋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反而不安全了。

爲什麼我如此愚蠢！

辦公室裏有兩個同事，一個留著一撮小鬍子，另一個總喜歡穿條小窄裙，他們也都以爲西裝的暗袋是最安全的地方，於是遭到與如今我相同的下場。

那兩人的事發生在同一天上午，我記得小鬍子拿著那件黑白的上裝就站在電腦前發楞，而小窄裙把她的頭埋在紅色外套裏哭個不停。

那是個十分淒涼的上午。

竊案小組的警察來了，他們也束手無策，整個大台北市一天總要發生一、二十起的電話簿失竊案，而且大部份都成了無頭公案。一個胸前別著四顆星的警官會氣憤的踢著腳說：

明明知道電話簿掉了之後會有什麼後果，爲什麼還要帶在身上？

這句話不正是對我說的？

不帶在身上，又能藏在那裏呢？

現代人連錢都不放在家裏，何況是電話簿了。是的，我應該想像得到電話簿遺失後的下場，這一整晚的孤寂與徬徨已經足夠了，我知道我會失去這個世界，失去所擁有的一切，而逐漸在這具冷漠的黑色電話機前萎縮、消失。

老天，那本黑色的小簿子裏有我全部的生命哪！

小時候的玩伴，親戚、朋友、鄰居，小、中、大學的同學，交過的女友，曾經把酒論天下的夥伴，遷入台北後電腦爲我選擇分配的朋友，當然，還有小芬。

小芬，妳爲什麼不打電話來，妳知道我遭遇多麼沈重的打擊嗎？

每一年的除夕晚上，我會細心的把所有的號碼和名字抄在另一本新的冊子裏，在家鄉時，舊的電話簿會一年一年的留下來，我可以算出每年增加了多少個朋友，但來到台北以後，我把舊的燒還給大地，因爲我們都無法照顧太多的簿子，但早知如此，我真該把舊的留下，那就不至於在片刻之間眼睜

睜的看著生命線被截斷。

真的，我真不知該怎麼處理自己？難道向市政府重新申請朋友分配？

不可能的，一人只有一次機會，台北市不會有那麼多需要朋友的人。

電話簿失竊後的那陣子，小翹子和小窄裙每天魂不守舍，公司裏的每一個人都以憐憫的眼光看他們，但卻又都冷漠的任憑他們萎縮，畢竟他們不該把電話簿遺失的這件不幸事情讓所有的人知道，而喪失了保護自己的機會。由於不斷的萎縮與經常發生的錯誤，公司曾有意將他們解雇。我呢？我會不會也萎縮下去？

老天，爲什麼我偏遺失了電話簿！

後來小翹子和小窄裙結了婚，他們是公司裏唯一的一對夫妻檔，因爲他們失去了過去和所有的號碼，失去了一切，唯有彼此交換一個號碼，才使他們能夠繼續在這個廣大的大台北市裏生存。

或許這就是生命。

而我，我呢？可憐的我却沒有任何一個可以交換的號碼。

無奈中我拿起電信局印製的電話名錄，這也是一件很愚蠢的行爲，早在很久以前人們就不再用真實姓名登記在這本名錄中，最多僅是一個「寓」或「宅」，而二十年前更省略掉所有私人的姓名和號碼，因爲我們都必須保護自己，我們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打擾。

我數著名錄上的號碼，終於我找著了一個，然

後吃力的撥出十一個五與四個E，我說：

這裏是三九五一四六八三三二一BXQR，我的電話簿掉了，不，被扒了。

錄音帶裏帶著陰極反應的聲音回答我：

三九五—四六八三三二一BXQR，如果有任何消息，竊賊組電話簿處理中心會立刻通知你。它迅速切斷了線路。

即使是錄音帶，即使是電腦，我仍期望它能多說些話，但爲什麼連錄音帶也如此吝嗇！

名錄內所有的機關、行號、公司都用相同的方法，他們敢將電話號碼大胆的留在名錄上，自然他們也有錄音帶，把一切打進去的電話仔細過濾。

這羣卑鄙的傢伙。

我扔下電話簿，告訴自己必須冷靜，我仍沒有完全失去這場戰爭。

我努力的集中自己的記憶力，可是我拼不出任何一個熟悉的號碼，連小芬的——

該死，今晚我應該打電話給她，那麼，她的號碼應該是：

七五一〇〇三九二八五八DDFC？

七五一〇〇三九二五八八DDFC？

還是七五一〇〇九三五八二八DDFC？

我曾經默背過小芬的號碼，但今晚發生的事已使我喪失了自信。

我痛恨這個快速成長的都市，二十年前我們還只有七位數字，我可以記憶：面對如今的十一位阿拉伯數字及四個英文字母，意使我變得如此虛弱，

如此的無可奈何，而市政府有意在年底再增加兩位阿拉伯數字及兩個英文字母、老天，我們永遠都只能追在時代的腳步後面。

小芬，小芬，妳爲什麼不打來！

我不該把電話簿放在西裝的口袋裏，我只不過是另一頭愚蠢而頑固的老牛。

市政府曾呼籲，把電話簿放在保險箱裏。誰敢相信保險箱的管理人？我們早就連大廈管理員也不信任了，何況是其他陌生人。

這不能怪我，我實在沒有其他方法，再說，將電話簿帶在身上，使我肯定自己與這個社會、這個城市的關係，它是信心的來源。這個理由更使我非把電話簿放在身上不可，相信銀行？相信保險庫？

西裝的口袋，我想每一個人都知道那不是個安全的地方，但我們別無選擇，除了那兒之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讓我們藏這本小小的冊子？

我不怪偷竊我電話簿的扒手，每一個人都想擁有更多的名字和號碼，那才是現代人追求的成就，然而這一扒却使我失去了三十年，那麼辛勤的三十年，除了電腦裏的資料外，我的過去已是一片空白。

三十年？這是一個可怕的數字。

我的小芬……

我一定得在今晚打電話給她。

DDFC沒有錯，剩下的是七、五、一、〇、〇、三、九、二、八、五、八，一共是八種阿拉伯數字，前面三個是七五一不會錯，而且有兩個〇連

在一起。

或許我可以將這些數字排列出一個熟悉的順序

七五一三九〇〇二八五八、七五一三八二〇〇五九八、七五一五八二八九三〇〇、七五一〇〇二八三九五八、七五二二五八八〇〇三九、……

老天，你爲什麼給我們這麼多號碼。

窗外的天色已逐漸轉藍，陽光已聚在雲層的後方，我懷疑自己是否能接受這即將來臨的一天。

瓦斯，對，瓦斯是最簡單的方法，只消把門窗關緊，把開關扭鬆。

我不能。

就這麼認輸了？

對，也許是遺失，遺失在高架公車裏，公司前的人行道上，電梯裏，餐廳，或根本就遺忘在辦公桌的抽屜，那個扒手的一刀只得到一整袋的嘲笑而已。

哈哈哈哈哈。

我必須尋找小芬，在廣大的人羣裏尋找小芬；

我也必須尋找一個號碼，在十種阿拉伯數字中尋找一個號碼。

老天，我必須擁有一個號碼——

二

認識小芬是在半年前，遷入台北正好滿四年，我已經有了相當的生活基礎，十五坪的單身公寓只

剩下二百四十二個星期的分期付款，在公司的地位也已升到了四位數字，所以雖然花了十四天的調查，市政府還是毫不刁難的發給我一個號碼，又等了五天，社會局的分配科便通知我，我已經有了對象，那就是小芬。

初次和小芬見面是約在敦化北路古蹟一百零三號的銅像下，她帶資料上的記載毫無出入，就連走路的姿態也和分配科給我的錄影帶上的完全一樣。

我喜歡她，她是個嬌小的女孩，從那雙銳利的雙眼，我便可以立即體會她是典型的現代台北市的婦女。

最初的交往是測驗階段，我們彼此仔細的觀察對方，以驗證分配科的資料，真正消除戒心應該是上個月，所以我和她的相愛事實上只有一個月，這叫我現在怎能不着急呢？

小芬也來自南部，她是優秀的，不像大部份土生土長的台北人那麼笨拙；承襲祖傳而領到市民證並不是一件光采的事。

她工作的地點在東區，我却在西區，這使得我們的約會浪費了許多時間在交通上，而且我們的工作都很忙碌，下班後幾乎筋疲力盡，我負責三個地區的外銷事務，她更管理十五台電腦，見面只有在週六和週日的假日裏。

昨晚我們原約定由我打電話給她，可是，可是我竟愚蠢的記不起她的電話號碼，而她也不會打來。這是預料中的事，幾乎所有的大台北人都會如此，約好由誰打電話便得由誰打不可，因為我們都

有屬於自己的堅定立場，我們不是乞丐，不是乞討友情或愛情。

可是，小芬，難道你不肯爲我鬆懈你的立場，只要一次？

一個可怕的想法突然閃過我腦海，我會不會從此失去小芬？即使我能連絡上她，她會不會因我遺失了她的號碼而永遠不理我？甚至，萬一扒走我電話的低等市民將小芬的號碼轉售給任何人，而奪走我的小芬或欺騙我的小芬，那，那，我不敢想像這可怕的後果。

我必須尋回我的電話簿！

等著公寓管理員把三扇鐵門一一打開之後，我迅速的奔至街上，這時霧尚未散去，整個台北是灰茫茫的色彩。

上午六時零三分，我走在中山北路九段的FRP人行道上，寂靜與空虛圍繞在我的四周。

每一天，週一至週五，我重複的是同一路線，由中山北路九段的左側人行道走到三百公尺外的天祥大樓，然後搭電梯到五樓的高架公車站牌，坐上公車約十二分鐘，在羅斯福路的二十三號大樓下車，步行五分鐘到達我上班的地點。

是的，我就沿這條路線必能尋回我的電話簿。現在還早，清潔隊尚未開始工作，我應有相當大的成功機會。

皮底的皮鞋敲着清脆的腳步聲，FRP的人行

這不僅平坦，而且光滑的表面正映着朝陽金黃的光芒，除了煙盒、啤酒罐、紙屑以外，我看不到任何黑色封皮的小本子。

進了天祥大樓的公車站，我甚至翻遍每一個垃圾桶，但答案依舊是否定的。

我不能放棄。

小芬總習慣挑起右邊的嘴角回答我的笑話，她有着一口整齊雪白的牙齒。

距離六時三十分第一班的公車還有三分鐘，我決定撥一個電話給公車總站，或許有人拾電話簿不昧。

接電話的是舊式AP三十三型電腦，它的回答是磁性的：沒有任何拾獲電話簿的紀錄，對不起，先生，如果您記得那班公車的編號，我們可以替您找一找，否則，早安，先生，再見。

瘋狂的我幾乎想把這具黑色的公用電話砸爛，但理智告訴我，我絕不能放棄，小芬正等着我，她是我半年來一個新的努力方向，也將是以後伴我的目標，就像公司這個月的座右銘：

我們必須像電腦螢幕上每一個不斷出現的符號一樣，勇敢向戰鬥下去。

是的，勇敢，戰鬥。

我坐在平穩的公車裏一再提醒自己，只要有任一絲的希望，我都必須把握。

前天在電話裏小芬不是說過，我們應該開始為

未來準備了。

未來？我還有未來嗎？

必須要有。

下車後我放慢腳步，羅斯福路是條擁擠的道路，也許我的電話簿會被踢到某一個角落裏。

台北市竟是如此的骯亂，可是在這麼多的紙屑雜物中，竟沒有屬於我的黑色小冊子。

在痛苦、煩惱折磨了一個晚上之後，如今面對三十三層高辦公大樓的我却出奇清醒與冷靜。金色的陽光在樓頂綻放出一個耀眼的光輪，黑色的磨石牆壁略微傾斜的向上延伸，頂住了一大片的天空，我以虔誠的心情站在台階下，我仰着臉祈禱，老天，這是我最後一個機會了，別讓我西裝內襯暗袋上的刀痕成為事實，我不能沒有過去，不能沒有小芬。

沒等鐵門完全上升至定位，我便飛快的鑽入大廳，迎面而來的是二十五座不同形式的掛鐘，指針同時指着七時三十分。

大廳裏七座電梯難得的一字排開敞着大門歡迎我，我選擇了最右側的那座。

中途沒有耽擱，但我仍嫌這座電梯的蹣跚。終於在「24」的燈光中，我衝出了電梯，光禿

的大理石牆壁與地板把整座走廊凍結在清晨的冷漠裏，剎那間，我又開始猶豫，這是最後一個機會，萬一結果仍是否定的，我該怎麼處理自己？

經過一陣子的猶豫之後，我明白自己別無選擇，我把工作證放入門口的電腦中，我證實了自己的

身份，也打了上班卡，便推開玻璃門踏入辦公室。

以往我從未這麼早就來上班，我們都是九點正的擁擠者，而此時的我竟為這個熟悉却又如此陌生辦公室的壯觀景象給釘在了大門的屏風旁。

這是五百坪大的立方體廣闊空間，包圍在三面巨大的落地玻璃中，而另一面牆壁是一粒黑斑也沒有，雪白的牆面，就在朝陽的光采下，我所看見的不是一間辦公室，而是一座白色的聖殿，空氣中沒有任何聲音，公司紅色的R標誌就掛在正中的大玻璃上方。

這是一個獨立而驕傲的世界，董事長會站在那個大R下高舉着右拳，我們能打倒一切，因為我們擁有自己。

我謹慎的邁出每一腳步，皮鞋踩在黑色大理石的地板上，喚起室內每一角落的迴響，我的額頭已冒出汗水。

室內廣大的空間被十二排約肩膀高度的工作隔間分割成新歐普主義畫家筆下的「事實第一號」，我弄不清自己究竟屬於這片事實中的那一顆微粒。

屏風後三公尺×十公尺×一·二公尺的FFT電腦已開始運轉，我站在巨大的電腦前，面對十二排白色長龍，突然間我感覺到一種寧靜而低沉的節拍，輕輕拍在太陽的光線裏。

十二條白色巨龍是黏着白色美耐板的合板，整齊的區分出每一個工作隔間，那是一塊塊電子掃描規劃下的立方體。

我走在第二排與第三排中央的走道上，在如此

急迫的時刻裏，我居然爲自己嘈雜的足音與暗色的西裝而自卑，在這一整片白的世界裏，我感到輕微的昏眩。

整齊的工作隔間，一式的桌椅與電腦，我終於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白色的椅背上一方銅牌上印着：

三A五E六六一七B

這就是我每天七小時的姓名。

我拉開椅子坐進去，立刻被圍在三面白色美耐板中，隔板不再只到肩膀，而是從頭到腳把我完全的吞食進去。現在我的世界裏除了白色之外，就只有一座黑殼的電腦、一具黑色的電話機和一個黑色的壓克力垃圾桶。

才剛坐進去，電腦的螢幕上已有幾點微弱的燈光跳躍着，逐漸逐漸，亮光由小而大，由遠而近，最後組成了一排綠色的字體：

恭喜，六六一七B，你已贏得今天的第一個第一，三分鐘後你會接到今天的第一項工作，我們會記得今晨你的勤奮。

我楞在椅子裏，這是電腦第一次對我說話，原來電腦也會說話，也有人性，即使是如此的短暫與冷漠。

我忽然醒轉，汗水又冒在額頭上，我想起，今晨的勤奮不是爲了工作，不是爲了第一，更不是爲了電腦的誇獎，我不能樂昏了頭，因爲縱然早到了

將近九十分鐘，我仍只有三分鐘。

快速的拉開每一個抽屜，抖開每一個卷宗，我是一個四位數字的中級幹部，我沒有太多的抽屜和檔案、資料，光是看一眼我就知道完了，在這九十分見方的隔間裏，我喪失了最後的希望。

是的，我不應幻想，西裝口袋上的刀片痕跡是一項鑄鋼般的事實，我必須承認與面對事實，清晨是大腦最冷靜的時刻，而承認與面對事實更是大台北市民首先必須奉守的信條，如同火車站大廈正中那座鐘般的肯定，我不能欺騙自己。

小芬，妳在那裏？

此刻的我是如此的虛弱，昨晚我便該扭開瓦斯的開關，那麼今晨不至於遭受這麼沉重的失望打擊，也早已不必再思念小芬了。現在這廣闊的辦公室裏沒有瓦斯，沒有刀片，甚至連窗戶也沒一個，我該怎麼辦？

回老家去？

我可以種田，到小公司、小工廠裏去工作，我仍可以擁有未來。

不——不能，家鄉對我只有期許而不會提供避難所，而我又怎麼面對家人呢？

已經有過太多的悲劇，被淘汰的台北人是無法適應其他環境的生活。

我頹喪的坐在椅子裏，一夜的疲憊全都湧上來，我的腦中是小芬的微笑、小鬍子的驚恐呆癡、小窄裙的哭聲、黑色的電話機的混合物。

螢光幕上的亮光又開始跳躍，我虛弱得無法按

動那排白色的按鍵，但我必須振作，現在我若無法保護自己，我將永遠的失敗下去。

我怎能讓人發現！

六六一七B的電話簿被偷了呢？

不能，我沒有小窄裙哭的勇氣，我是堅強的男人。

電腦打出我今天的的第一項工作，七個貨櫃的塑膠垃圾處理袋，信用狀上紅色的亮光閃着目的地：紐約。

我要振作起精神，我是堅強的男人，我是孤獨的也是自立的，我是生活在一個叫做三A五E角落裏的大台北市的一份子，我必須要承認與面對我們信守的事實。

三

即使我早已了解缺乏電話簿的可怕後果，但這種心理上的準備並無助於事實所加在我身上的痛苦。

白天的大部份時間我是鎖在白色美耐板築起的小方塊中央，上下班時封閉我的是貼滿各種顏色廣告招紙的長方形公車裏，下了班回到家裏，迎接我的仍是另一個火柴盒，就連電梯、計程車、餐廳、酒廊，我每天必須重複的從一個盒子走到另一個盒子，不斷的把自己鎖起來。

尤其是回家以後，我更完全與外面的世界隔絕，唯一能做的只有向另一個盒子——電視，探索一些毫無邊際的慰藉，兩個星期是十四天或三百三十六個小時，空啤酒罐已塞滿了牀底每一個空隙，螢光幕上的不明飛行物更已被我擊下了十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三架。

我沒有任何的希望，只求那具黑色的電話機能偶爾施捨給我一點鈴聲，這是一種痛苦的等待，但也是我唯一的等待，有時我會整夜就坐在牀頭，由啤酒和香烟陪我一起守候，直到電視開始播放早操。

不久前報紙上有一則相當引人注意的新聞，一名退休的老人因電話故障，而市政府竟花了三天時間才修好，結果老人引用國家賠償法，一狀告到法院，市政府雖聘請了三位八位數字的律師辯護，但依然敗訴，老人也獲得二百五十萬元的賠償，可惜老人並沒有機會好好享用這一大筆錢，因為他在官司結束前便給送進了精神恢復中心。

如今我的處境竟比老人更不如，老人是無法使用他那具故障的電話，而我則是眼見電話平穩的坐在那裏，却想不起任何一個號碼。

那是人世間最可怕、最殘酷的刑罰，我是大台北市內最不受注意的囚犯，眼見電話機一天一天的沉默下去，我越接近無期徒刑，或許有一天我死在屋子裏，也不會有入發覺，我不過是個社會裏的另一個殘渣，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就連現在也逐漸被這個都市的無形壓力給慢慢吞食，我有無數次

的衝動，我要對着窗戶防盜鐵欄外的世界，用最大的力量喊叫：

放
我
出
去

我摘下耳機，電腦仍不肯放過我，耳機裏傳來——嗶——的呼叫聲，而螢幕上也不停的閃着紅光。

這是我今天的第四次錯誤。

不等下一項工作的來到，我抓住螢幕上符號交替的那一瞬間的空白，迅速的按下咖啡的按鍵，我必須要清醒一下，把眼皮抬回到它的定位去。

其實這半個月來我一直很努力，我用盡一切方法來消除電話簿給我的恐懼感，我甚至養成了每天上午八點以前便來到辦公室的習慣，我強迫自己喜歡這五百坪大的肅靜與這九十公分見方的忙碌，而清晨電腦在螢幕上對我的獎勵更是我整晚唯一能期待的希望。

我把大部份的時間投在辦公室裏，不能倒下去，不能認輸，我不停的鼓勵自己，我必須習慣沒有電話簿也沒有號碼的日子，可是每當電腦銀幕上出現任何數字，我的努力便完全崩潰，甚至我想在那些數字中尋找出一個熟悉的號碼。

我畏懼每一個數字，阿拉伯人不該為後世的人

類留下如此深刻的痛苦。

思緒像一只失去羅盤的太空梭，只能永遠無目標的飄泊在那唯一的軌道中。

電腦給我的綠色獎勵與紅色斥責一直在每一天的工作中重複出現，我畏懼我的早到與經常發生的錯誤將使我的反常暴露出我的祕密？公司是否已察覺到，我是另一個失去電話簿的失敗者？

唉，我又能怎麼辦呢？我似乎應及早麻痺這時來時去的恐慌。紅燈就紅燈吧，這是我下班的時候，星期五的中午，等待我的將是兩天半的休假。

朋友，我拍拍電腦黑色的外殼，何必太認真呢，下週見。

兩旁和對面的同事也都在刺耳的鈴聲中站起來，我們幾乎同時關上電腦，然後將椅子靠進桌子下加入走進上下班的人潮。

才擠進電梯，一陣無名的惶恐又包圍住我，這兩天半的假期又該如何打發？

其實我很明白，最好的方法是回家吞兩顆安眠藥，然後躺上牀能睡多久就睡多久，一來充足的睡眠可以使我面對下一週繁忙的工作，二來也可以暫時拋開所有的煩惱，擺脫那本小小電話簿所遺留給我的壓迫，可是我又覺得不甘心，這是連續兩天半的假期哪，大台北人是應該珍惜所有的假期，何況我更該利用這兩天半，努力去尋回一些失去的過去，尤其是小芬。

電梯停在一樓，門快速的打開，我在即將踏出電梯的剎那又收回了腳步，繼續隨着電梯來到地下

層的大餐廳。

我並沒有食慾，這兩個星期以來，如果不是爲了和電腦的戰鬥，我實在不想勉強自己吞下任何食物，但生活就是如此，爲了生存，人是必須要做許多不想做或根本就厭惡的事。

餐廳也是整齊的桌椅，黑色的地面，白色的牆壁，在週末的中午，用餐的人比往常少了很多，只有像我這種從中、南部打入台北的單身者才會在假日來這兒照顧生意。

我拿起經過消毒的紙盤子排在隊伍的最後方。

隊伍裏的每一個人都很沈默，而且眼神都專注在某一點，只有我，或許我是想在這廣闊却又十分空洞的餐廳裏尋找一張熟悉的面孔。

終於我看見坐在我對面的同事也在隊伍中，我們之間隔著三套西裝和一條裙子。四年來，那道九十公分寬的美耐板把我們分隔得很遠，偶爾在上下班或休息時候，我們的眼神又不經意的撞擊在一起，但也僅此而已，今天我才發現他的頭頂中央竟禿了好大一片。

他是七六一七B。

七六一七B沒有看我，事實上他應該認出我。他端起食物離開了隊伍，偌大的餐廳一如往常，只有咀嚼食物和輕柔的音樂聲音，而我也說出了今晨以來的第一句話：

多少錢？

這始終是一樁難以理解的事情，當一切規律且固定的工作均被電腦替代的現代台北市，唯有錢，

却永遠由人担任而不假手機器。

我端起盤子，有意無意的走向七六一七B的位子，他正專心的吃着食物，我走過他面前，裝作沒看見他而在相當遠的距離外坐下，我也有我的食物。

桌上還留著一本雜誌和一份報紙，雜誌上寫的是一篇一篇如何克服電腦挑戰的熱門問題，而報紙上三版的頭題則又是一件不斷重複的社會案件：一個中年人竟愚昧的接受陌生人所主動付出的友好，而喪失了一切，包括他的尊嚴、感情和一本小小的電話簿。

全國最優秀的人才都集中在大台北市，但却也只有台北人會愚蠢得輕易接受未經過分析、考察的友情。

這根本是個荒謬的都市。

我瞄了七六一七B一眼，肚中冷冷哼了一聲。午餐的食物一如往常全是水煮的東西，衛生局一再呼籲，煎、炸、炒是過時的烹飪方法，因爲滾油是生命的一大死敵。水煮的食物却是如此的無味，即使已在這個最先進的城市居住了四年，但我仍懷念家鄉的飯菜，尤其是母親的炸魚和炒鱔。我照例一如與電腦的戰鬥，把每一樣東西塞進嘴裏，這是我另一項重要的工作。

出了大樓，整個大台北市便毫無遮掩的暴露在秋天的陽光裏。人潮不斷的流動，但像我這麼悠閒踱步的人卻沒有幾個，難道大家忘了這是週末？

週末？我決定先逛到新公園裏去再計畫該如何

處理這兩天半的假期。

高架公車在頭頂呼嘯的駛過，地下道入口也傳來隆隆的火車聲，幾個被我擋在後面無法超前的年輕學生低聲咒罵着，我沒理會他們，因爲突然間我想起我可以過得很愉快，在這個世界裏，原本每一個個體便是完全獨立的世界，電話號碼只不過是世界與世界間偶爾接觸的電訊，在短暫的接觸後，個體依然是個體，不可能發生任何化學變化，如同H₂O永遠是獨立的H和O，不會變成S。

信心使我的腳步變得十分輕快，下週一起，我不會給予電腦任何挑剔我的機會，兩三年後，我的號碼會增加一個數字，六六六一七B，又是兩三年，六六六六一七B，四十歲以前我可以成爲八位數字，不必再受制於電腦，而是指揮電腦。

哈哈，失去電話簿有什麼了不起，我是全台北最快樂的個體，我是獨立的、永恆的自給自足的世界。

但是才走進公園，我的信心又垮得連一點殘餘的碎粒也找不着。

首先，我爲什麼非到公園來不可？

其次，我不能到別的地方去嘛？

惶恐和無助使我在一瞬之間迷失在公園的人羣裏。

台北市有七百萬人，爲什麼我却連一個號碼也沒有？

我究竟該怎麼辦？

過去的半個月裏，我一共接到七通電話，我會

經殷切的設法儘量多扯些無聊的話題，只爲了拖延通話的時間，好使自己告訴對方，我的電話簿掉了，你能將你的號碼再告訴我一次嗎？

無論我怎麼拖下去，畢竟通話還是得結束，而每一次我的要求到了喉嚨便哽住了，我缺乏勇氣，我是個十足的懦夫。

我們都很忙，也都不願意干擾對方的生活，必須約好下次通話的時間，而這七個朋友都將等待我的電話，但我却不再擁有他們的號碼。

一個詩人曾寫過一首詩：

當我脫離母體的子宮時

伴我來到這個世界的是一個小小

小小的盒子

最初盒子裏是連一個符號也沒有的空虛

可是隨着我的成長

盒子裏出現了第一張面具

以後，面具成爲我的另一部份生命

愈來愈大的盒子裏有愈來愈多的面具

我收集面具

面具是我事業成長的指標

現在我老了

面具也塞了一間屋子大的盒子

可是當我想尋找原來的臉時

我竟再也找不着了

我們必須一刻也不敢鬆懈的保護自己，我不怪

我的朋友，他們會詛咒我忘了電話約會，但他們絕不會主動打來問問我爽約的理由，現代的大台北市民是沒有表現關心的壞習慣的，什麼時候自己會突然挨上一記悶棍，我們必須無時無刻的保護自己。

失去了七個朋友，坐在荷花池旁古老的石椅上，我不禁問自己，三十年的生命，我又有多少七個朋友能讓我失去呢？

我痛恨自己的懦弱與胆小，爲什麼不敢坦承自己遺失了電話簿，即使這或許會因此失去了他們，但現在的我不是仍然失去了這七位朋友？

但是——

我不能這麼輕易的就暴露自己的缺點，我必須要保護自己，這個社會不可能給予我任何的同情，它只有冷漠。何況即使我真坦白的說明自己的不幸，又有誰敢任意的把自己的號碼告訴電話那頭無法確知是否爲朋友的通話者？這年頭搶接他人線路而騙取號碼與姓名的事件層出不窮，誰敢信任一個或許熟悉的聲音？

我們都要保護自己，一失足很可能便將自己斷送在這不停轉動的社會裏，再說如果我找回了電話簿，我可以重新拾回這些朋友，而萬一現在的要求嚇着了他們，那我只有永遠喪失一個不再信任我的號碼。

算了，我告訴自己，不要想過去，不要想未來，這是事實，一個必須用冷靜與理智來面對的事實。

小芬，但又叫我怎能不想小芬？

認識半年，分配科電腦的一再測試、評估，可是我們之間的感情能禁得起這次電話簿遺失的打擊嗎？

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我都不再能打電話給她，一切會消失在無聲中，她是個典型的現代婦女，我了解她的個性，她不會主動打電話來的，我將連問她號碼的機會都沒有，像一隻貓，不知如何掙扎的溺在河裏。也許有一天，我會在街上遇見她把手臂攔在一個陌生男人的臂彎裏，她會用仇恨、報復的眼光看我，但，小芬，妳不會明白，我連一點機會也沒有，我是一個沒有電話簿的人，我却擁有一具不會響的電話機。

公園裏一如往常，許多人戴着面具在每一個講台或大石頭上高談闊論，有的聲淚俱下，有的氣憤填膺。我也有一股衝動，去租一個面具，然後站在講台的正中央大吼：

我的電話簿呢？

我依然欠缺勇氣。

人羣在我四週如潮水般湧來又退去，我却僅是一個孤獨的個體。

衝出公園，我幾乎用跑的速度穿過每一個路口，直到我筋疲力盡倚在街角的藥房的玻璃櫃台時，我才知道，我竟然到了小芬住處前。

那是台北市單身公寓第一三一號，二十層高的牆壁全由深咖啡色磚塊堆砌而成，小芬的屋子是十

一層右邊數來第三個窗戶，此時鐵窗合得正緊，我不知她是否在家。

穿過馬路來到一三一號單身公寓的大鐵門前時，我開始猶豫與緊張包圍。

我該不該找她？

她會不會見我？

如果她屋裏有另一個男人。

我在人行道上來回踱了好久，直到鐵門打開，一個長髮女孩彎身從矮小的鐵門裏走出來時，我才鼓足勇氣趁鐵門尚未關閉擠進公寓。

肥胖的女管理員攔住我，她問我是誰，要做什么？

我把市民證掏出來給她看，然後告訴她我要找十一樓C室的小芬。

管理員毫無表情的指着牆上的公用電話，她要我先打電話，然後要我找的人下來接我。

那是一具黑色的公用電話，像一個冷酷武士戴上面盔後的臉。我別無選擇，只有假裝摸口袋，每一個都摸，然後抱歉的說，我的電話簿恐怕擱在保險箱裏未帶在身上，我要求她是否可以用公寓內的內線替我叫一下小芬。

答案是否定的，肥胖的管理員說她怎麼知道我是好人或壞人，她有保護公寓裏每一個住戶安全與安靜的責任，我應該先和小芬約好，那麼會客簿會登記我的身份與來的時間，或者我應把電話號碼帶在身上。

她把鐵門打開說道是規定。

我看着她冷漠與堅定的表情，知道即使我費盡唇舌也無濟於事，只有低頭走出公寓。

既然來了，我下定決心把這一個下午就泡在這裏，我在對街藥房前人行道的FRP座椅上坐了下來，守候小芬，無論她在不在，她必定要回來或出去，她不可能把這美麗的假日下午就鎖在鐵窗裏。

守候再守候，直到街燈亮起，夜的沈寂降臨，十一樓C室的鐵窗仍緊緊關着毫無動靜，這是深夜十一時五十二分，我站起身，秋天的夜裏已包含足以使人發抖的冷風，我慢慢的走在街上，離開了三一號單身公寓，頹喪使我的腳步愈來愈沉重。

小芬會在家嗎？她會到那裏去呢？

這又是一個漫長可怕的夜晚。

四

這時清晨八時二十二分，我拖着疲乏的身心剛回到家便抓起黑色的電話筒隨意的撥出一個號碼。

喂喂，

你好，這不是錄音帶，你願意多一個朋友嗎？

嘟嘟……

我試了十次，十次的回答都相同，這是無意義的嘗試，我明知會得到十次相同的結果。

等待，我只能等待，等待任何一個打進來的電話，抓起電話筒之後，我會毫不猶豫的問：

你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我，我是那麼迫切的需要一個號碼。

五

那是愚蠢的等待，這是星期六下午三點四十六分，我已完全喪失了坐在床頭等待的目的，屋子逐漸縮小，我感覺到壓迫的窒息，一腳踢開黑色的電話機後，我飛快的衝出屋子衝出公寓。

這裏是西門町，我突然有一線希望，開始興奮的在擁擠的人羣中尋找任何一個屬於我電話簿中的朋友，我會緊緊捉住他的雙手，毫不畏縮的把事實告訴他，我會懇求他把他的號碼再告訴我一遍，終究我是他的朋友，他必能原諒我。

就是這個方法，如果每一個假日能遇着一個，半年之後我可以恢復大半本電話簿，尋回我失去的世界。

西門町是永恆的，即使市政府已將這個區域更名為第一號娛樂區，它在所有人的嘴裏仍是西門町，它仍是那麼的熱鬧。

戲院前排著彎彎曲曲的長龍，似乎每一個大台北市民都來到這裏，不惜耗費大好的假日在排隊上，爲的只是看一部四、五十年的國產電影。

人行道與騎樓裏，許多黑市民叫賣著廉價的衣物與食品，他們沒有市民證，只能生存在這古老而

陰暗的角落裏。

一羣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以整齊的隊伍行進在人羣中，他們激動的喊著口號，手中的牌子用紅筆寫著：

保衛西門町。

其實早在三年前，拆除西門町便在議會中不停的討論，主張拆除一派的理由是西門町又髒又亂，具藏污納垢，完全與現代化的大台北市格格不入，而主張保留的一派，則以為西門町代表了傳統，而且是大台北古蹟的重要部份。民間也分為兩派，支持前者的多為現代企業的構成份子，而支持後者的則是學院裏的教授、老師與學生。

若不是我要尋找，我想我會加入這情緒高昂的遊行隊伍。

人羣中我看見好幾張熟悉的面孔，但他們不屬於我的電話簿，我只有繼續的尋找，直到絕望與疲憊迫使我停下腳步。

聽說在這古老的西門町裏有一種專門出售電話號碼的行業，只要我能付得起錢，他們會把一個適合的號碼和名字賣給我，可是報紙、廣播與電視會一再呼籲，多少人曾經上了這個當，有些店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號碼，結果買者不但不曾獲得朋友，反而被騙走了自己的號碼，因而惹上了許多令人吃驚的麻煩。

我壓制住這股衝動，倒不是因為我怕麻煩——

還有什麼比現在更糟的情況呢？而是，而是不願意這麼快便承認自己的失敗，更何況，我沒有勇氣，我是個懦夫，我連走進那些巷子裏掛著布招小店的勇氣也沒有。

我強迫自己不去注意那些布招。

TEL NBR

最真實的號碼

最誠懇的服務

走過了西門町每一個角落，我沒有遇到任何一個屬於我電話簿裏的朋友，而在電話號碼出售店之外，另一個我以前從未注意過的廣告招牌却吸引了我，那也是藏在巷子裏的小店，全都以一式的黃色壓克力招牌掛在門口，上面寫著「電話號碼之友」。

沒有電話號碼的朋友

我們的酒就是你的號碼

究竟這「電話號碼之友」是什麼店？

也出售電話號碼？

愈注意，我愈發現藏在小巷子裏的這類小店竟非常多，有的開設在地下室，有的開設在二樓，而每一家店的共同特徵除了黃色的壓克力招牌之外，便是一扇灰暗的木門，門上釘著一塊古舊的銅牌，上面寫著十一個阿拉伯數字和四個英文字母，彷彿就

是一個電話號碼，而且每一家店的號碼都不相同，我想，莫非這些號碼代表的是店名。

「電話號碼之友」這個名詞的確吸引了我，但店裏面究竟是什麼模樣？賣的是什麼？

我的確有一股進去瞧瞧的衝動，可是我卻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感，在小巷子裏一遍一遍的逡巡，曾有一扇掛著銅牌的木房打開，裏面走出一個把西裝搭在肩上，腳步踉蹌的醉漢，我十分貪婪的打量門裏面的情形，但只看到昏黃的燈光。

一再的猶豫，我告訴自己，就這麼一次能有什麼損失呢？

下定了決心之後，我謹慎的向四周打量，在確定沒有人注意我的情況下，我迅速的拉開一扇木門鑽了進去。

裏面很黑，只靠幾盞微弱的油燈維持起碼的光線。

我不敢多張望，只筆直的步向最先進入視線的那個小小的圓形吧台，坐上高腳椅之後，便輕聲叫了一杯酒把自己藏了進去。

也許是我的眼睛開始習慣於黑暗，也許是我藉著酒力壯起胆子，我慢慢打量這個陰暗的小房子。

整個房間充其量不過三十坪大，却擠了三十多人，除了這圓形的小酒吧之外，其他的空間都擺滿了圓靠背的矮藤椅及黑木條拼成的小桌子。房內的裝潢是暗色系列，咖啡色的天花板，褐色溝紋板釘成的牆壁，檜木或椰木拼成的地板，使我覺得置身於一間古老破蔽的海邊小木屋裏，尤其牆上掛滿了

魚網、魚叉及長滿銅綠的油燈，更使這兒充滿魚腥的氣味。

最令我驚訝的，屋裏的三十多名顧客竟比老友還要熟絡，相互舉著杯子大聲的高談闊論，並且不時傳來毫無顧忌的狂笑聲，這更和其他咖啡廳、酒吧裏的安靜與竊竊私語完全不同。

這裏的人竟都如此愉快？

他們都彼此熟識？是同學會？

大概是我稚嫩的好奇表情與這兒愉快的氣氛格格不入，一個身著深色西裝，梳著整齊短髮的中年人向我走來，他不但臉上露著微笑，而且大胆的在我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他說：

兄弟，歡迎。

兄弟？這是一個十分古老的名詞稱謂，早在十餘年前便被廢棄不用，而中年人竟用兄弟來稱呼我，一時之間，我慌張得不知該怎麼來面對他。

我是否也該拍一拍他的肩膀喊聲兄弟？

中年人要我先喝乾杯中的酒，他談這是規矩，然後又爲我叫了一杯。

這杯我請客，他說，歡迎我們的新夥伴。

他完全是以舊電影中老朋友的口吻和我聊天，在他這種態度前面，我喪失了所有保護自己的警衛能力。

又是兩杯酒之後，我連胆怯和害羞也拋棄了，我感染了酒吧裏的氣氛，中年人的笑話逗得我偶爾也能放肆的大笑兩聲。

原來這是一間酒吧，專門招待任何沒有電話號

碼的大台北市民，而這類酒吧全以酒吧的電話號碼來命名，營業時間是每天下午五時到第二天清晨八時五十分，也就是上班以外的任何時間均開放，包括假日及週末。

中年人就是這家酒吧的老闆，也是東區某家大公司的八位數字主管，他說，半年以前他因為遺失了電話簿而幾乎喪失了奮鬥的目標與勇氣，直到開設了這家小酒吧之後，才又拾回了幾乎失去的一切。

電話簿？有什麼了不起的呢，在這裏有比電話更美好、更真實的一切。

來這裏的人，大多數都是喪失電話號碼的同病相憐者，就像你。

可是，兄弟，中年人說，我只能告訴你這麼多有關這間酒吧的事了，記住，這兒的規定是只有傾訴自己的權利，却不能向他人提出任何詢問。

看到那個沒有？中年人指著酒吧上方天花板垂下的一個鐘擺模樣的長形物體。那是驚嘆號，我們的座右銘，却永遠沒有問號。

在這裏，每一個人都可以任意的狂笑、聊天，因爲大家都是朋友，但是出了這裏，出了西門町，一切都必須留下，在西門町以外的任何地方，我們都將是不曾見過面的陌生人。

中年人把一個銅製的鑰匙交給我。

兄弟，記得這條基本的規則，這兒都將是你的了。

銅鑰匙很小，上面刻著酒吧的電話號碼，我不

禁好奇的把鑰匙在空中拋來拋去。

把這枚鑰匙就放在你西裝的暗袋裏。

中年人的話，最初我絲毫不了解，但想通之後，我瘋狂的大笑起來，並把鑰匙小心的放進暗袋，我知道，我已經完全屬於這個小酒吧了。

這兒充滿了驚訝，而另一個令我驚訝的事實是七六一七B，我看見他那微禿的腦袋正好在一盞閃著金黃花朵的油燈下方。

他正說著令四周人大笑不止的笑話，他沒有看我，而我，也不再看他了。

六

「電話號碼之友」雖然提供了我最大的歡樂，這是台北市其他角落所尋找不到的心靈慰藉所，但兩天來的接觸却不能不令我有一個期待解決的困惑。此刻我已有足夠的勇氣，我向酒吧老闆大胆的提出這個問題。

中年人大笑了好久，他摟著我的肩膀告訴我：這是每一個新朋友所共同有的問題。

他摘下花瓶裏一朵淡黃色的玫瑰插在右耳的髮髻裏，然後坐在我身旁的高腳椅：

年輕人，今天晚上就聽我說一個故事吧。

穿著白色制服打著黑領結的酒杯把我們面前的酒杯斟滿，並且端上了一盤乾果和一小碟的黑櫻。

這是一個傳奇，中年人抿了一口酒後說，流傳在西門町每一個電話之友的酒吧裏，我現在是以嚴肅的態度來述說這個傳奇，聽完以後，就像這兒的

規則一樣，也就完了，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立刻點了點頭。

最初，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酒吧裏交朋友或交換彼此的電話號碼，直到這個傳奇的發生。

那是八個月以前，一個年輕人在遺失了電話簿之後，幾乎是完全絕望的走進西門町小巷子裏的一家酒吧，並且在那兒結識了另一個失去電話號碼的女孩，很快的，他們之間有了感情，每一個晚上西門町裏都有他們的影子，由於男女都生得英俊美麗，這兒所有的酒吧都一致公認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戀人。

這似乎是精白馬王子與白雪公主似的好事，但就在這時候，事情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

年輕人發現了一個秘密，原來女孩居然是一名電話號碼的捕獵者，她的職業就是騙取每一個爲她美色所吸引的男孩的電話號碼，當她成功以後，便把名字和號碼賣給巷子裏的電話號碼店。

這是一個難以忍受的殘酷事實，女孩騙到了年輕人的號碼之後，又開始尋找另一個獵物而冷落了年輕人，這個打擊使得剛對人生恢復信心的年輕人又跌至地獄，每一天五點以後，西門町的酒吧便可以看見這名幾近於瘋狂的年輕人推開木門，像一頭豹子般搜尋酒吧裏的每一個角落。

女孩一直想盡辦法躲著他，但是她必須工作而無法永遠的躲避。

終於在一個晚上，就是這間酒吧，大家正開得最愉快的時候，木門開了，捕獵者甩著一頭濕淋淋

的長髮驚慌的跑了進來，隨後木門又開了，年輕人運身上下早已濕透，他一言不發踏著緩慢而沉重的腳步走向最裏面的一張藤椅，在每一個人還來不及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年輕人手中的刀子就筆直的刺進女孩的胸膛，然後又送進自己的喉嚨。

血，那是一屋子、一整夜的血。

我親眼目睹這個悲劇的發生，中年人說，而自此以後在酒吧中不得交換電話號碼也成了每一個電話號碼之友的共同默契，沒有明文規定，却比任何用文字寫成的法律條文更嚴謹的爲每一個人所奉守。

我不知道該用什麼言詞或表情來表達我對這個故事的感受，在驚訝中，畢竟這項默契使我有相當程度的失望，甚至是懊惱。

中年人把另一杯酒送至我面前，他似乎看穿了我腦中的思想。

兄弟，這兒能提供一切電話簿所能提供的，只要你毫無拘束的接受這裏的一切，那麼你還會需要什麼呢？再說我們的大門永遠爲你敞開，你不必預先約定，更不必守候在那黑色的電話機前等著鈴聲。信賴這裏，兄弟，把電話號碼從你腦中的記憶神經裏抹去，這是一個美好的世界，我們都有充滿活力與目標的今天。

我感激的看著中年人，他嘴角上的微笑恢復了我的信心，我也以微笑回答他關懷的眼神。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中年人將視線移往酒吧

的最深處，而且還有一個結尾。

看見最裏面的那張藤椅嗎？

順著中年人的眼神，我直覺的回答：

就是捕獵者被殺的地方？

中年人將視線回到我臉上：

是的，就是那兒。故事的結尾是年輕人死了，捕獵者却在送醫急救後搶回了生命，而今晚她就坐在那個老位子上。

中年人這麼一說，我才發現的確有一個纖細的人影坐在那個陰暗的角落裏，不，不能說是坐，而應是蜷屈在藤椅裏，她四周的椅子全都空著，我看不清她的臉，因爲那一頭的長髮披散在兩頰垂至胸前，而穿著長褲的腿便彎曲的盤在藤椅的邊緣上。

她是個奇怪的女子，酒吧因她分爲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七六一七B爲中心的這邊是喧鬧與快樂的，而女孩這邊却是安靜與沈寂的。

我好奇的問中年人：

出了這種事，酒吧仍會歡迎她嗎？

爲什麼不呢？中年人站起身拍拍我的肩膀，我親愛的朋友，我們的大門是爲任何一個需要的人而開的。

說完話，中年人便端著酒杯走向七六一七B去了。

今晚的我却不再想聽任何的笑話或傾訴了，角落裏的女孩已吸引了我所有的好奇和關懷。

這是西元二〇三五年的十月十七日深夜十一時四十分，我已好久沒留下自己的日記，今晚我提早離開酒吧回家，我的心情是輕鬆的。

我不再厭惡這十五坪大的公寓，因為我已不再依賴它，而電話機雖然仍像一隻黑色的怪獸盤伏在床頭，但也已不再具任何的威脅。

剛去酒吧的那幾天，我曾擔心萬一有人打電話來却沒人接，那必會使我失去可能挽回的號碼，尤其，如果打來的是小芬，那豈不悔恨莫及。可是現在我連這個問題也不再担心了，因為我絕對無法同時獲得魚與熊掌。

今天中午我曾把這個困惑與矛盾的問題送入電腦，當電話與酒吧的條件在電腦內相比較後，這根本是個不成比例的比較，電腦和自己的理智不都有著相同的答案：我不該再做無望的期待。

就連小芬，那個曾經在星夜裏摟著我脖子說愛我的小芬，不是也在這次事件中根本忘記了所有的海誓山盟？

這是一個現實的世界，我必須在這裏提醒自己，不要再浪費任何無意義的時間、精力在結果已十分明顯的期待上。

我熱愛那間小酒吧，老闆說的對，電話號碼所能給予我的，酒吧裏全有，而酒吧所提供的，則遠非電話所能付出，這不是一杯酒或一整晚的愉悅喧鬧，而是可貴的真誠，在那兒我不必隱藏自己，更

不必羨慕公園內戴著面具演說者的勇氣，現在，我可以坦然把自己赤裸裸的留在這座錄音機裏：

我就是我。

而，那黑色的電話機根本就是一具屍體。

也許我該拆了它，從窗口拋出去，拍著手看著它觸及水泥地面那剎那的粉身碎骨，每一片每一粒的破碎屍體會隨腳步下再次的粉碎，而送到垃圾處理中心後，它將遭遇第三度的分屍，二百二十五度的高溫把它醜陋的色彩融成液體、融成氣體，直到消失為止。

現在還是暫時讓它停留在那裏，我要它接受沒有鈴聲的空虛與煎熬。

工作方面我也恢復了正常，每天加入九點正擁擠的人潮裏原來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雖然電腦不再對我說話，可是它那閃亮的紅燈也不再出現。我是以十足的信心與勇氣來面對每一天與電腦的作戰。

胃口也恢復以前的要求，我能吃下兩份食物，以無比旺盛的體力與冷靜的頭腦，狂妄的打垮那座驕傲、冷漠的電腦。

六六一七B，你要繼續努力下去，不但八位數字，就連十位數字也將是屬於你的。

我熱愛這個擁抱我的大台北市。

可是，可是，我不知道該不該把這個也記錄下去……就記錄進去吧，無論這個想法是如何的幼稚與無知，畢竟它在我這兩天的思緒中佔了相當大的比重。

就是那個女孩，今晚是我第三次看到她，依舊用長髮遮去大半張臉的縮藏在角落的簾椅裏。

我到酒吧的時候她早已坐在那兒，而我離去的時候她依然坐在那兒，老闆每晚送她一杯馬丁尼，淺淺的高腳杯就這麼伴了她一晚上。

我不懂，她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女孩？

一個活生生的傳奇？

她是一個奇特的個體，應該生存在宇宙某一角落的星雲裏，而不是地球。

酒保今晚私下告訴我，那天悲劇發生的經過並不像中年人口中的那般詩情畫意，而是十分簡單。

西門町所有的酒吧都知道年輕人病了，他的腰間別著把鋒利的獵刀，每天像中了邪似的在每一扇木門裏尋找女孩，而捕獵者那晚來到酒吧，其實是早和年輕人約好，而且明知見面後的下場，所以當年輕人抽出獵刀時，捕獵者躲都沒躲，酒保說，那幾乎是把胸部迎上那支閃著銀光的獵刀。

女孩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她是個謎樣的女孩。

我看著她呆癡的坐在角落裏，整晚我都注意著她，即使酒吧裏充滿著歡笑與哭泣。

我是個懦夫，雖然我找到了避難的地方，但我依然是個胆小的懦夫。

為什麼我不敢上前接近那名盜取電話的捕獵者呢？

喔，老天，我是多麼的期望能接近她。

這是十月十七日，明天我們有一場與電腦的鏖

苦戰鬥，今晚我需要一夜痛快的睡眠。

八

七六一七B已經是我的好朋友了，起初我不敢接觸他，我怕他會因我是他的同事而拒絕我，畢竟沒有了電話簿總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萬一我在公司宣揚出去，對七六一七B將是非常不利的。

我的預料徹底的失敗，縱使我假裝沒看見或不認識七六一七B，他却反而熱情的主動握住我的手說：

兄弟，歡迎你加入我們，其實我們應該早就認識了，是嗎，我的鄰居？

七六一七B的熱情和友善幫助我提早克服了初入酒吧的尷尬，是他拉著我坐在他身邊，而成為那個快樂集團的一份子，如果不是他，也許一開始我會接近那些總有著訴不完痛苦的哭泣者，而喪失了再踏入酒吧的勇氣。

在酒吧裏我們沒有名字，只有奇怪的綽號，七六一七B的綽號是(X-Y)，因為他腦袋中央光溜溜的一片彷彿缺少了ZZY；酒吧的老闆則被稱為犧牲者，因為這家酒吧使他每月必須賠掉白天職業的半個月薪水。另外還有超級星球，紅色按鍵、缺腿的電腦等等都是我每晚的好夥伴，當然，還有角落裏的捕獵者及被稱為害羞的小男孩的我。

綽號是酒吧裏用的名字，但即使是綽號，我們仍儘量避免稱呼彼此，其實名字在我們眼中是多餘

的廢物，偶爾我也會用工作時的代號稱呼七六一七B，他也習慣的接受，只要能達到目的，用什麼名字來稱呼不都一樣嘛！

酒吧裏認識七六一七B的次日上午，我在辦公室遇見七六一七B，直覺的，我幾乎和他招呼，我險些忘記酒吧的規則，而七六一七B則視我為陌生人，他的右手緊緊抓著棕色風衣的領口，左手提著公事包，低著頭快速的走過我面前，眼神沒有絲毫的變動。上下班或休息時，我們經常同時起身，臉對臉的隔著橫在腰部的美耐板遭遇，他的表情也始終是木然，一如往常。

晚上的七六一七B則是另一個人，他瘋狂的說著一個接一個的笑話而領頭大笑不已，自然的，我們這羣人視七六一七B為中心。

我們不同願過去，不奢望未來，我們只把握現在。

這是台北市市民守則的第一條，說明了大台北之所以不停的進步與繁榮的理由，更說明了每一個個體之所以能生存在這個偉大城市之中的原因。

我們確實的把握住每晚在酒吧中的一分一秒，這使得我們對生命更加充滿了希望。

七六一七B曾拍拍我的肩膀說：

鄰居，幸虧你也來到這裏。

我好奇的問他：

你又為什麼來這裏，是不是你也遺失了電話簿

七六一七B聽了我的問題，只給我一串大笑做為回答。

我不了解他，他永遠都只有快樂，酒吧裏的每一個人都會有感傷的時候，他們都會哭泣，都會傾訴自己內心的苦痛，也都會為許久以前失去的電話簿而悔恨不已，雖然這都是短暫的，但終究會在一個突然的時刻裏爆發，唯有他，我們快樂的(X-Y)，永遠都是那麼的快樂，即使其他夥伴在悲傷中，他也會想盡辦法使人從淚水中抽身出來，七六一七B的名言是：

何必認真了！

是的，酒吧老闆，我們的犧牲者，也會為每一個人斟滿杯中的酒附和的說：

何必認真呢！

我曾好奇的問犧牲者，七六一七B是否也是因為電話簿的遺失而來到西門町？

犧牲者只搖搖頭說：

我的朋友，何必追究原因呢，難道他現在出現在這裏不是事實嘛？

犧牲者輕輕用拳頭擊在我肩膀：

不過，我可以這麼告訴你，他不同，他和我們這裏的每一個人都不同，但他絕對是清醒的、理智的。

我不明白，也許我還不能完全熟悉這裏的每一項規則，我仍對每一個人的過去充滿了好奇，七六一七B是一個謎，令人十分迷惑的謎。